

声教所及

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



著 陈泳超



声教所及

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

陈泳超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教所及：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 / 陈泳超
著. — 上海：中西书局，2018.4
ISBN 978-7-5475-1400-9

I. ①声… II. ①陈… III. 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新疆
IV. ①K89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6623号

声教所及

——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

陈泳超 著

责任编辑 王 媛

封面设计 黄 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200040)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45 000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400-9/K·264

定 价 35.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5315462

序



2017年的冬天，“新疆地区民间文化的调查与传扬”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范晶晶博士和我本人，以及陈泳超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陈珮瑄等一行数人来到吴江。此行的目的，在于实地查看唐仲英基金会总部的展览场地。唐仲英基金会在中国的总部大楼坐落于吴江开发区的一片绿园之中。细雨绵绵的吴江，尤其是那片绿园，静谧而洁净，仿佛与尘世隔绝。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朱莉女士告诉我们，唐仲英先生，即唐仲英基金会的独立出资人，是一位非常低调的老先生，20多年来为吴江的教育事业、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从不声张。在唐仲英基金会硕大而空旷的展厅里，我们对于唐仲英先生以及他所出资建立的基金会才有了些许了解。

唐仲英先生是吴江人，20世纪50年代赴美求学，60年

代开始在美国建立工业企业，投身钢铁制造业等产业。曾听唐仲英基金会的掌门人徐晓春女士讲述，富有的美籍华人以服务行业起家者为多，真正能进入美国工业制造领域并成功获得利润，并使自己的公司在世界500强企业中获得一席之地者，犹如凤毛麟角。而唐仲英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成功的企业家。1995年，唐仲英私人投资，成立了美国唐氏基金会，在中国成立了唐仲英基金会。2016年4月，当徐晓春女士专程赴北京大学为我们所承接的项目签约时，在讲话中告知，截至那一年，唐仲英基金会已经风雨兼程地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达20年之久。唐仲英基金会以“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为其屹立于世的理念。这一理念，彰显于“爱心奖学金”“德育奖学金”等项目的立名之上。北京大学自2001年起得到唐仲英基金会的捐赠而设立了唐仲英德育奖学金，来奖励品学兼优的北大学生，尤其强调以德为本，以品为重。在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的机构和个人不在少数，但唯独获得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学生建立了以促进发展公益为主旨的社团组织，命名作“仲英公益促进协会”。记得在那次签约仪式上，徐晓春女士曾特别强调她所主持的基金会的理念，她希望获得了奖学金的学子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同时也应记住唐仲英老先生所寄予的希望，薪火相传，尽自己的所能，服务社会，把助人为乐的事业传递下去。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如果有人希望了解唐仲英基金会的宗旨，及其所重点投入的项目、已实施的工程、已建成的学校、图书馆、实验室等，完全可以通过基金会的网站而获得。似乎没有必要在此陈述唐仲英基金会的由来等。但是，在动手敲打键盘撰写此篇文字时，我的思绪不由得飞到了吴江，不由得想起冬日里在江南的短暂经历，想起细雨中坐落在寂静园林中的唐仲英基金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与唐仲英基金会结缘，就不会有陈泳超教授此部著作《声教所及——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的诞生。

二

2014年春天，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收到了来自唐仲英基金会的信件，其中谈到，国家对于理工科、农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类的资助相对充裕，而文科类项目由于不属于高科技、高效益，所以获得国家资助相对少些。鉴于上述原因，2014年基金会增加了对文科类项目的资助力度，其中“文化传承创新类，优先支持开展优秀中国文化遗产发展和创新、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这一意向，尤其适合北京大学。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在哲学、历史、汉语言等文科领域，具有世界的领先地位。除此之外，那一年唐仲英基金会特别推出“社会公益事业进步类，优先支持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全民素质的新思想、新模式、

新制度的研究及其推广运用和试点示范建设”。这一立项的意向，简称“社会公益类”。

作为北京大学文科院系的教师，我们如何开展社会公益类项目呢？以我本人为例，平日所从事的研究与教学领域，属于不折不扣的象牙塔尖，我关注的古典梵语语法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皆鲜有人知晓，虽然应指出，这一领域可以说是现代学术的奠基石之一¹：恰恰是梵语语言文学开启了“平等”之理念的传播。简单来说，语文学的兴起，曾经影响到德国浪漫派，引导着浪漫派的文豪把眼光投向民间，因为“语言并非植根在可以感知的客体中，而是植根于灵动的主体中”²。民间的所谓俗语与诗人笔下的古典语言就其文法的组成而言，是平等的，是可以在一个

1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理论，现代学术滥觞于19世纪的欧洲，标志是三大学科从古典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崛起于古典学术之侧。这三者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产生的生物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语文学（philology）。这三大学科的诞生，标志欧洲的学术告别了古典时期，意味着现代学术划时代的开端。而其中语文学的诞生，直接受益于欧洲学者对古典梵语语法学的发现和研究。上述论点，可参阅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1973, 第207页：“Philology, bi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re established, not in the places formerly occupied by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analysis of wealth*, but in an area where those forms of knowledge did not exist, in the space they left blank...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formed in the very place where the Classical plenitude of being has fallen silent.”[语文学、生物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并非取代了“一般语法”“自然史”和“对财富的分析”的地位，而是建立在它们所遗留的空缺处……构成十九世纪认知客体的地方，是在古典的五花八门不曾涉及之处。]

2 Foucault 1973, 290.

平台上相比较的基础。民间有最生动的语言。当德国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文豪走向民间时，他们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如今已经走遍天下的“格林童话”曾经是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故事，19世纪初才形成文字版本。

我自己，虽然多年来更多从事新疆丝路南道死语言文字的释读和研究，从事与这些语言相关的古代文化的研究，但我毕竟是民众中的一个个体，裹挟在同时代的民众中间，经历了各种“运动”，迎接过一波又一波的自上而下所推行的道德教育。对于同时代的民众来说，例如张思德、邱少云、雷锋等英雄人物的事迹，那是耳熟能详。我始终认为，这些英雄人物，皆是十分高尚、伟大的人。他们的境界是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如果13亿人皆具有雷锋的品德，又怎能让唐仲英基金会的创立人也感觉到中国社会的风气亟待改善、全民的素质亟待提高？那些散落在古籍中的故事，那些隐藏在新疆新发现的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难道不值得整理出来，讲述给民众听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浸润了千百年的道德智慧，难道已经丧失了积极意义吗？

如果说走向民间，善于从民间汲取养分，并回馈民间，可以成为人文学者从事社会公益类项目的基础，那么由北京大学开展此类项目，则可谓底气十足。北京大学中文系设有民间文学专业，强调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对民间文学的实地调查获得文本，并以民众生活为背景，对作品

进行分析。本书的作者陈泳超，正是北大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教授。

现在已经不能完全回忆起当初决定立项时的各种思绪。总而言之，我们决定试一试。这里的“我们”，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陈泳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董晓萍教授，以及我本人。大家一致同意，就选择新疆为特定区域，原因之一在于，随着近年来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开展，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人脉，能够确保课题的开展。我们决定，立项题目就定为“新疆地区民间文化的调查与传扬”。

经过几番电邮往来，最终陈泳超教授为本项目制定了宗旨，这便是“通过对新疆地区古今民间文学的考证和调查，切实掌握在自然生态下各民族文化的实际存在状态，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考察民族共生地区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从而加深理解各民族文化自足性和交融性的实践过程与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有的放矢的工作，努力促进民族间的平等对话和互相教育，以期在整体上对该地区起到文化提升的示范作用”。在申请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对新疆的初步调查了解，我们发现，近年来，一方面境外极端宗教思想对少数民族民众产生了恶劣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新疆，对当地文化、民俗缺乏基本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矛盾。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提出立项的初衷：通过对新

疆传统民间文学艺术的采集、提炼，通过再创作达到民间文化的升华，激活新疆的民族文化对民众的教育功能，使各族民众了解新疆的地域文化，提高外来人口对新疆文化的认识，尊重新疆文化，为新疆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申请立项书递交之后，经过基金会聘请专家历时两年的审核，终于迎来“新疆地区民间文化调查与传扬”公益项目捐赠协议的签约仪式。这一项目下分三个板块，一是古代方向，即着重解释古代丝路南道的民间文化；二是侧重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相关记录的现代流传调查与利用；第三个板块，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晓萍所领导的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完成，重点在于多元历史文化的数字化建设。当然，各个板块皆有各自的团队。例如董晓萍教授曾与喀什大学著名维吾尔族民俗学教授姑丽娜尔合作，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寒假学校形式，量身定制，专门邀请来自喀什大学的数名研究生以及和田地区博物馆的专家，完成了部分民间故事的数字化处理工作。

而这里重点推出的著作，《声教所及——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正是陈泳超教授率领团队所完成的子项目的书面成果。简而述之，陈泳超负责的这一子项，重点考察《阅微草堂笔记》中相关记录的现代流传与利用。清代重要学者纪昀在新疆两年多，写下《乌鲁木齐杂诗》共160余首，厘定为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几部分，每首诗下又有繁简不等的自注，是考察民俗文化的

绝好资料；更有意义的是其名著《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上百则关涉新疆的奇异传闻，也是新疆民间文化的一宗遗产，因为他是以“纂缀旧闻”的准纪实笔墨书写的。所以在他之后200年，重新沿着他的足迹走一遍（主要在北疆），可以生发很多古今文化变化的实感，并从学术和社会文化建设两方面提出一些切实的思考和实践。

三

作为“新疆地区民间文化的调查与传扬”项目的首席负责人，我的职责在于协调资金的分配，做差旅预算，负责在发票上签字，并向北京大学基金会以及唐仲英基金会汇报项目的进度以及每一笔开销。撰写此序，其实在介绍了项目由来之后，应可以宣告结束。但是，回想与陈泳超教授开展合作的时光，尤其在阅读了他的著作之后，多写几句的冲动，油然而生。

陈泳超，江苏省常州市人。陈老师说，他的家守着古老的运河，是真正的水泽之畔的江南人。冬日的江南，冷而湿润，行走在苏州盘门外的河边，听陈老师与范晶晶博士配合，钩沉讲述吴越历史的典故时，顿然令我这个北方佬儿感悟到南方水乡文化的悠久绵长。在吴江，在苏州，陈老师与他旧时的众好友——现在多是苏州文化界的名流，相聚在并不宽敞的风味小馆里。耳畔的吴侬软语，口中的

香甜酥糯，衬托出富庶的江南人与世无争的悠闲、惬意。这是陈老师熟悉的环境，一个真正的江南人生活的环境。

但是，我最初以为陈老师是北方人，是山西人。结识陈泳超是从读他的著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开始。这部著作，获得了北京大学第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书中揭示，为了开展对山西洪洞县尧舜传说以及民间风俗的分析观察，陈泳超持续了八年的田野调查。这八年间，他常常要住在窑洞，甚至与当地农民同卧一土炕。他对山西尧舜专案做田野调查，并非仅仅为自己成就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以真正的民间文学学者的情怀，以融入血液的平等理念，充分尊重当地的民众，尊重民间的民俗精英。他虽然不是山西人，却因为所从事的专业，而热爱那一方干旱的黄土高原。他协助当地人发掘整理民间风俗，使山西临汾地区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活动获得了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保护支持。山西洪洞的人民为了感激陈泳超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关注与提升，自发打造了一幅宽大的匾额，上书“河汾著德”，赠送给陈老师。大概陈泳超是北京大学第一位获得赠匾的教授。

民间文学自有其理论高度，田野调查自有其科学的方法。为了准备赴新疆的田野调查，陈老师专门以《阅微草堂笔记》和纪晓岚在新疆写下的诗作为基础资料，组织了专题读书会，从2016年春节开始带领参加课题组的北大博士、硕士生仔细研读文本，从中细化出上百个问题。陈老

师教导说，田野调查时，我们询问的对象不是为此课题而生活，不是服务于我们的课题，因此，我们准备的问题必须简明而有所针对，让被问到的人乐意回答，而不能让人家感到浪费了时间。我认为，陈泳超的这部新作，再一次为民俗学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如何整理提升田野调查的素材，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四

关于《声教所及——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的成书始末，陈泳超在书中有明晰的介绍。读过之后，有两点感触颇深，若是错过了此篇文字，恐怕再无表述的机会，所以写下。

其一：陈泳超团队以纪晓岚记录新疆的文字为指引，对乌鲁木齐以及天山周边进行了回访。以广袤的新疆为对照，陈泳超团队所行走、访问的地点不能算多，历时不能算长。而且，纪晓岚所记录的风俗传说，毕竟是200年前的见闻，这期间经历了多少次战乱与变革，世间几换大王旗。但令人惊异的是，存在于那些地方的民间传说、故事、神话竟然如此丰富。不仅如此，从陈泳超团队所收集到的民间传说材料中，可以辨析出古代民族的传说，这些传说有的携带着古代宗教仪式的鲜明痕迹。

这些传说中，恐怕关于龙的传说最为古老。有故事说

“乌鲁木齐河是一条黑龙，经常闹水灾，把人抓进去吃掉”。一个年轻农民，跳到水中与龙斗。如果河水冒白泡，则扔馒头，如果是冒黑泡，就扔石头。黑龙斗败了，年轻人累死。为了纪念那个勇士，那地方叫做燕儿窝¹。新疆地区古代多流行龙的传说。以内容而观，这一则与乌鲁木齐河龙斗争的故事与唐玄奘记录的于阗故地龙女传说，有一脉相承的印记。《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故地的一条河断流，“河水断流，龙所为耳”。原因是河中龙女死了丈夫，看上于阗国的大臣。为了造福百姓，大臣舍身入河。

上述两则故事，反映了古代人类宗教信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往河中扔馒头、石头，以及大臣舍身入河，皆是对曾经存在的一种宗教仪式的记述。为了平息水患，人类需要做出牺牲，以抚慰掌管河水的龙。南疆地区古代遗址基本都处在沙漠腹地，处在现在寸草不生的地方。著名的尼雅遗址，以及热瓦克佛塔遗址等皆显示，新疆地区在历史上经历了残酷的自然气候的变迁。神话传说的存在，宗教仪式的存在，往往与历史上人类和自然的抗争关系密切。古老的宗教相信，自然的神力嗜血，为了平息严重的自然灾害，最后只能以牺牲人为代价。

其二：新疆是多民族集聚的地方，而且在历史上不乏民族变迁。有些民族，例如操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如

1 详见本书第19—20页。

粟特人、于阗人等，已经不复存在。而民间传说依赖于各个民族。民族不同，民间传说、信仰也不相同。上述河龙的传说，如果细追究，恐怕要追溯到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和宗教。

陈泳超团队搜集的民俗材料，实在是具有民族的特色。例如石人，本来代表哈萨克族的丧葬风俗。但是，似乎从岳钟琪将军开始，那一尊特定的石人被赋予了汉族的神的灵性，能够保佑南来北往的车夫的平安。另外，本书记录的一系列鬼故事，仿佛更具汉民族的特色，汉族似乎更迷信鬼的存在。而共同居住在一地的非汉民族，似乎不拿鬼当回事¹。纪晓岚笔下鬼的故事多，反映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现在的人也信鬼，其实映射出对故去人的尊重：不能将死人带入坟墓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要遭难的。尊重自然，尊重故去的人，不能胡乱动用死人的东西，这些都应该是民间传说教给人的基本的道德规则。

五

总而言之，陈泳超的新著《声教所及——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是一部好看的书。尽管我多次往返乌鲁木齐，竟然不知道红庙、蜘蛛山还有那么多传说，甚至

1 详见本书第142页。

影响到现代乌鲁木齐的建筑规划。这部书，对于200年前的民俗记录是一次回访，也是民俗发展所留下的印迹。或许百年后，再次有人对于那些地方的民俗进行回访，至少可以知道进入21世纪时那些地方民俗的状况。

衷心感谢唐仲英基金会给予的信任和支持，感谢陈泳超教授团队按期完成了工作，感谢中西书局快速出版了这部书。我本人特别珍惜与陈泳超团队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愿我们的友谊不会因为项目的终结而截止。新疆的山高，江南的水长，愿我们仍然还有一起出发一起聚会的时光。

段 晴

2018年2月22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地域风情	7
1. 乌鲁木齐 (迪化城 巩宁城)	7
2. 昌吉 (宁边城)	39
3. 阜康 (特纳格尔)	51
4. 吉木萨尔	64
5. 巴里坤 (巴尔库尔)	68
6. 哈密	79
7. 鄯善 (辟展)	84
8. 吐鲁番 达坂城	87
二、民俗类征	99
1. 怪物	99
2. 狐精	113
3. 鬼灵	125
4. 盗匪	133
三、讲述纪晓岚的传说	160
余论 政统与道统下的民间关怀	173
跋	187